

如何管理匠心獨運的"亨利·衛爾康典藏品"?

露絲 荷莉 / 衛爾康博物館，倫敦

1. 前言

從外科手術儀器到神與聖人的雕像，藥箱到義眼和抽菸配備 ---- 亨利衛爾康爵士（1853~1936）的這些迷人收藏展現跨越世界文化與時間的醫學。衛爾康是一位有豐厚藏品的收藏家，醉心於任何與健康相關的事物。他一生收藏的物件據聞累積達一百萬件，均與最廣義下的「人類生存狀態」有關。

亨利衛爾康的事業與慈善活動促成衛爾康信託之成立，該信託是個全球性的慈善基金會，致力於藉由給出色的點子提供資源和平台的方式，來促進世人健康。我服務的機構----位於倫敦的衛爾康博物館----即隸屬於衛爾康信託，2007年我們開放了位於尤斯頓路的館所。我們是致力於探索醫學、生命與藝術之間關聯的博物館與展覽空間。這個館所的靈感來源出自於亨利衛爾康本人，早在1930年代他已經在這棟建築物內展示自己的收藏品，讓醫生們學習醫學科技的歷史。今日，我們的會所提供訪客當代與歷史的展示與藏品、活潑的公眾活動、舉世聞名的衛爾康圖書館、咖啡廳、商店、餐廳與會議設施，以及出版品、導覽、圖書獎、國際性的數位化計畫（如圖一）。

圖一：「土醫」（Medicine Man）展，衛爾康博物館（作者攝，2016）

有些衛爾康博物館的藏品目前存放在位於世界各地的機構，但是核心藏品包含了大約十二萬件與醫學相關的物件。衛爾康信託於1976年把這些藏品永久出借給倫敦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 SCM），四十年後的今日，我們這兩個機構繼續有著緊密的工作關係。衛爾康博物館典藏和倫敦科學博物館雙方共同運用這批典藏於公眾活動和持續的靈感啟迪。我在衛爾康博物館已經任職十八年，藉由進行研究和近用庫房，我的工作是要讓亨利爵士的藏品更容易被理解且更讓人覺得驚奇。

博物館的任務就在於促進民眾與其精彩的藏品之間產生交流，也因此要讓民眾的博物館經驗更有意義，良好的藏品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便是為什麼我們在幕後投注這麼多的精力在維護藏品上的原因。今天，我想要就我參與管理「衛爾康典藏」以及運用在衛爾康博物館公眾活動上的經驗，分享一些個人的觀點。我在「衛爾康博物館」工作，需要和「衛爾康博物館」以及「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同仁進行密切的合作，因此我需要特別強調我稍後將提到的各種工作流程和程序，

不是我個人的參與，而是我和許多同事一同執行的。不同於我過去曾任職的小型博物館，在那裏我是三位負責所有藏品管理事務的館員之一，在一個大型機構藏品管理工作意味著整個團隊的參與，包括登錄員、文獻紀錄、保存、藏品運送和展覽。但是我希望至少給各位一個介紹，關於我們如何管理與運用亨利衛爾康令人驚嘆的藏品。

2. 關於衛爾康博物館

自從衛爾康博物館於 2007 年開放以來，我們已經接待超過三百萬名遊客，並且目前每年吸引大約六十萬名遊客。我們一樓的展示廳每年計畫展出三個特展，同時二樓有兩個常設展廳（「土醫」與「今日的醫學」）。去年我們也開放兩個新空間：第二個特展廳和閱讀室，後者是一個具有物件、活動與圖書館元素的互動性空間。

透過我們的展覽，我們的目標在於藉由創造藝術、人文與科學之間的連結，以提供一個獨特的方法來吸引公眾參與。我們持續運用亨利爵士創建的典藏來啟迪靈感，在所有的活動中呈現多元的聲音與觀點，並且展示跨歷史性的主題。過去的九年當中，我們已經舉辦超過三十個展覽和藝術家計畫。主題之廣泛涵括戰爭與醫學之間的關係、人們如何感知灰塵的實驗、探析器官（如心臟、腦和皮膚）之文化史與科學史的一系列展覽。我們目前的展示「瘋人院：庇護所與超越庇護所」（*Bedlam: the Asylum and Beyond*）講述精神病院的起起落落，來探討這些歷史如何塑造了精神醫療界複雜的當下形勢。「瘋人院：庇護所與超越庇護所」為了幫助我們重新思考這個機構，而呈現了病患、醫師，以及曾經親身待過庇護所或曾致力於發展替代庇護所的其他可能性的藝術家與改革者的經驗，以供我們借鑑。今年十二月開展的新特展「製造自然」（*Making Nature*）將檢視人們對於其他動物看法的歷史性來源，以及這些演變對於我們人類和地球所產生的結果。

衛爾康博物館創作展覽的方法通常是跨學科的，而且我們認為藝術家對於提供一個文化上的且通常是個人的觀點這方面的貢獻，是至關重要的。與當代藝術家工作可以讓我們對歷史悠久的物件有了重要的新反思。我們也與對展覽探討的主題有親身體驗的民眾們合作，在我們的計畫中植入多元的聲音。例如，在目前展出的「瘋人院」（*Bedlam*）展示中，標題為「我們的聲音」的語音作品結合了受訪者、話語，和有心理健康問題之親身經驗的參與者發揮創意發展出的其他聲音片段。這個語音作品是透過一個合拍專案創作的，由藝術家潔西卡馬洛（*Jessica Marlowe*）和核心藝術（*Core Arts*），一家位於倫敦旨在透過創意學習促進積極的心理健康的慈善機構，共同合作。他們創作的語音作品使展示更臻圓滿，透過這些媒介，也對這個主題的想法與內容共現了他們的自身經驗和獨特觀點。

感謝亨利衛爾康，我們非常幸運地有一座非常好的，包含書籍、手稿、繪畫作品和歷史物件收集的圖書館以茲利用於我們的展示中。我們的藏品一向是靈感來源，但是也不必然需要在每個展覽中陳列大量的物件。衛爾康博物館也向英國和國際上其他公共和私人博物館借入物件與藝術作品來展出。並非所有展示都採同樣的模式；有些展示是從不同的機構借藏品來合展，例如，2015 年的「法醫學：犯罪的剖析」展（*Forensics: The Anatomy of Crime*）；也有些展示主要展出某種特定的藏品，或某位藝術家作品，例如，2015 年的「記憶活動，記憶物件」特展（*Memory Movement, Memory Objects*），展出法國藝術家艾莉絲安德森（Alice Anderson）的作品，她使用一整組被銅線纏繞於內且引人入勝的物件作為記憶的物質性探索。

就遊客數量而言，2015 年重建之前，造訪我們會所的遊客數已經成長 40%。旺季時我們現在已達到建築體可容納的量，所以我們進一步的計畫將會著重在淡季期間激勵遊客，增加遊客參與的深度，且向外接觸新觀眾。期待下一個五年，我們也將思考更新常設展「土醫」和「今日的醫學」的計畫，為衛爾康典藏帶來新的看法。衛爾康博物館開放的這九年期間，我們的觀眾現在更加熟悉衛爾康的故事，而且現在有機會帶出關於這批藏品本身和搜集過程的故事。

3. 藏品簡史

- 亨利衛爾康的收藏

關於亨利衛爾康怎麼徵集他的藏品，現在只有幾個寫得不錯的記錄，包括法蘭克斯拉森（Frances Larson）、肯阿諾德（Ken Arnold）和丹妮爾奧爾森（Danielle Olsen）的作品。話雖如此，若簡短介紹這段歷史，亨利衛爾康是在超過十年密集收集藏品後，於 1914 年開放他的「醫學史博物館」（*Historical Medical Museum, HMM*）成為常設性的博物館。醫學史博物館的設計在於吸引醫療人員去學習關於醫療實務的歷史與發展。這個博物館的展示座落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倫敦醫療區中心位置——距離皇家醫學學會的總部和多位私人名醫聚居而著名的哈利街僅咫尺之遙。衛爾康的目標是要生產一個百科全書式的醫學博物館，仿效牛津皮特里弗斯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的形式，追溯亙古至今的醫學演化史。從入口展廳陳列所謂的「原初醫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長廊式的雕像廳，擺放著不同古代文化中的醫神雕像（圖 2）。醫學必須要放在文化和社會的脈絡下來理解，因此意味著其包含與專科醫生有關聯的日常實務和人工製品。衛爾康的收藏十分廣泛，因此其典藏演變成一間醫學博物館，同時也是展示「人類生存狀態」博物館。

圖 2：亨利衛爾康的醫學史博物館內的雕像廳，倫敦，約 1926 年。

衛爾康的收藏在過去是一項私人企業，且由衛爾康的事業體——伯勒斯與衛爾康製藥公司提供人員配置和基礎設備的使用。據此，這批收藏僅發展出較制式化的類似博物館的編目與記錄架構，登記藏品的存在。雖然雇用博物館員來進行藏品研究與編目的工作，包括雇用具有在大英博物館之類的倫敦公共博物館工作經驗的文物專家工作者，編目藏品的工作還是跟不上新藏品徵集的飛快速度。衛爾康迅速累積的財富意味著他能夠在 1910 至 1930 年期間，透過派往歐洲甚至更遠之地四處蒐尋珍寶的，如網絡般的代理人們，擴增他的收藏。在 1932 年，重新整修過的衛爾康醫學史博物館（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Museum, WHMM）在尤斯頓路的新場地開放——這地點即是現在的衛爾康博物館。但是，衛爾康想在同一個地點展示其所有藏品的計畫從未曾實現；顧及整個典藏的規模大小，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只有一小部分典藏能被陳列出來，而且整個典藏的大小只能用估計的。據坊間流傳，其數量達到一百萬件。許多裝載物件的木箱仍儲藏在庫房，甚至從未被拆箱過。如此龐大的數量，這批典藏很明顯地是無法管理的。

- 衛爾康逝世後的藏品轉移

衛爾康一生的收藏計畫，到 1936 年他臨終時，依舊是「壯志未酬」。衛爾康逝世後，他的財產信託理事們——其主要的任務是託管其製藥事業——也被要求照料與管理這批典藏。就這批典藏的龐大和難以駕馭的狀態而言，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雖然，亨利衛爾康逝世後，醫學史博物館依舊陳列藏品，而且仍然繼續徵集藏品，然而相較之下，增加的新物件是很少的。瀏覽入藏登記簿得知，1960 年代之後，徵集了一些繪畫作品和現代醫學儀器——通常是與名人或新發現有關——並且一年只徵集最多幾百件，而不像衛爾康在世時每年徵集數千件藏品。

財產信託理事們在 1936 年至 1970 年代期間，並不是收集，而是開始一項財產重整與轉移計畫。這時英國的博物館正將收藏活動著眼於較小的特定區域，而非上個世紀百科全書式的積累。衛爾康藏品的分散轉移並不是很有計劃的，但是有些 1980 年代館員留下的珍貴文件可幫助我們拼湊出收藏品的下落。

幾乎衛爾康一過世後，他的信託理事們就開始拍賣部分典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好幾噸質量差的金屬和木料（大部分是槍枝和其他武器）被捐出來再使用，以援助英國的戰事工作。從 1950 年代開始，信託理事們大量地把他們判斷與醫學關聯不大的藏品轉手給其他博物館。包括雕像、考古物質和民族誌物件的藏品被廣泛地重新安置。大英博物館拿走了 10,109 件民族誌物件，並且為其他有興趣徵集的機構安排物件檢視。好幾千件物件被出售或轉移至世界各地的機構，而且有許多個案是在上個世紀的收藏模式逆轉的情況下，將藏品歸還給它們的來源國家。今年我已經做了一些初步工作以勘查出衛爾康藏品被移轉至世界各地的機構位置。

- **1976 年倫敦科學博物館永久借貸**

衛爾康信託的藏品重整工作在 1970 年代繼續進行，這時他們決定將剩餘的藏品永久借給倫敦科學博物館。將藏品安置於一座英國的國立博物館照顧之下，是一項促進更大的公眾接近與使用的改變。但是同時衛爾康信託的一份聲明指出，這項出借只聚焦在供醫學史學術研究的圖書館藏品——而不是做為一個公共博物館。（這個觀點反映出 1970 年代，在物質文化研究把學術注意力聚焦在博物館物件之前，學術醫學史的普遍狀況。）

因此，這批典藏有了新家：醫學物件都被存放在一起並移轉到倫敦科學博物館，同時一小部分「非醫學」物件被贈予其他機構。根據衛爾康的遺囑，信託理事們需要英國高等法院裁決確認，他們被允許以這種方式分開這批典藏。1970 年代移轉期間，館員計算總共有 165,000 件藏品。其中 98,000 件是醫學物件移到倫敦科學博物館，62,000 件非醫學物件移轉至超過八十個不同機構。「永久借貸」的安排意味著衛爾康信託保留著物件的法定所有權，但是倫敦科學博物館是保管者並且可完全使用這批典藏。永久借貸藏品在 1970 年代的英國博物館實務界是常見的，但是已不再被制定了。作為藏品移轉工作的一部分，倫敦科學博物館提供兩個展示廳展出這個新的醫學典藏部門，於 1981 年開放。這些展示廳向公眾開放了三十年；它們最後功成身退，於 2014 年關閉進行全面重建。倫敦科學博物館目前正在發展六間為一組的嶄新的醫學展示廳，計畫於 2019 年開放，其將展出大量的衛爾康藏品以及倫敦科學博物館的永久典藏。

作為保管者，倫敦科學博物館照料並且可完全使用這批典藏。這些物件儲藏在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布萊斯屋庫房，而且倫敦科學博物館對它們實務管理有唯一責任。但是倫敦科學博物館與衛爾康博物館依然很緊密地合作，而且這項四十年前的永久借貸約定意味著衛爾康博物館仍然可以積極地利用這批藏品——在衛爾康博物館於十年前開放場地使用之後，更是如此。衛爾康博物館的策展工作人員得以因研究和製作展覽之目的接近放在布萊斯屋庫房的藏品。這種藏品的「分享」狀態是非常罕見的，我想不出在英國就同樣規模的典藏，有任何可比較的例子。我的工作角色是被創造來協助促進這項永久借貸計畫，以支持衛爾康博物館的策展研究活動和接近這批藏品的方式執行。

4. 記錄藏品

討論過衛爾康藏品的由來之後，我接著要說明的是我們怎麼知道這批典藏的內涵。當然，這是透過藏品的文件檔案。在 2016 年，衛爾康典藏的文件檔案之主要來源是倫敦科學博物館的甲骨文軟體為主的 MIMSY XG 資料庫，這個資料庫記錄了

物件的資訊，同時用於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典藏管理。

以衛爾康藏品中編號 **A123128** 的物件為例子（圖 3）。這件罕見的物件是個放在輪子上的公羊頭，有著幾個容器裝鼻煙用。這是個鼻煙壺大約在 1881 年於蘇格蘭製造。用鼻吸聞磨成粉末的菸草即是「吸鼻煙」的方式，非常流行於十八和十九世紀。在當時菸草因為它的香氣、味道與尼古丁刺激而受到人們喜愛，也被認為能紓解耳、鼻、喉的問題。雖然鼻煙壺是生活必需品，它們也可以是社會地位的象徵。這個鼻煙壺可能曾被放在桌上，並且讓大家傳遞使用。它是昂貴、華麗奪目的，並且無庸置疑是個很好的話題！它確實也受到衛爾康博物館遊客的喜愛。

圖 3：公羊頭鼻煙壺，蘇格蘭，約 1881 年，藏品編號 **A123128**。
(衛爾康圖庫 L0036173)

這個物件的藏品文件檔案，如圖 4 所示，呈現公羊頭鼻煙壺的 MIMSY XG 資料庫記錄的開始。觀眾可以用如同館員才有的特權視角去看到這些藏品的全貌（除了已被屏蔽的敏感訊息之外）。這個圖是物件權限紀錄，包括基本物件資訊，以這個物件來看，還有一段類似展示廳說明卡內容的簡短描述。這對於瞭解此物件的使用和功能有很大的幫助，然而不是所有衛爾康資料庫紀錄都有這種程度的詳細資料。

圖 4：藏品編號 **A123128**，公羊頭鼻煙壺的倫敦科學博物館 MIMSY XG 藏品管理資料庫紀錄(2016 年 10 月，截圖)。

有些 MIMSY XG 紀錄，例如藏品編號 **A123128** 的，有很完善的物件資訊，但是有些紀錄卻比較基本。當典藏龐大時，典藏分散與移動的複雜歷史被反映在藏品檔案紀錄的水平變化上。有時候，物件描述使用的是不準確的或者從歷史文件中複製過來的過時用字。我們的館員持續地在更新藏品訊息和改善資料庫檔案。外部機構研究者的造訪是新資訊的一項重要來源，我們非常感激他們把研究結果分享給我們。然而，就像許多主要的物件，這件鼻煙壺的紀錄有著詳盡的描述，它也是被放在「活靈活現」(Brought to Life) 網站上有著深度之故事描寫的四千件物件之一。這個網站是 2010 年一項探索醫學藏品精彩亮點的專案。

- **歷史檔案紀錄**

現在讓我們從目前的檔案紀錄中，快速地查看歷史典藏紀錄。在今日要瞭解亨利衛爾康的典藏則需要靠深入調查它在衛爾康醫學史博物館的歷史，而且要研究自 1910 年代開始累積至今的藏品檔案文件。許多早期的紀錄是完全不正式的，也

有很多缺漏。在二十世紀初期，當時衛爾康典藏是項私人收藏，藏品紀錄沒有必要像當時的公立博物館所要求的一樣嚴謹。別忘了當初衛爾康的藏品蒐集是從他做生意的過程中萌發的。雖然有館員負責照料他的藏品，但是當時並沒有我們今日所知悉的「藏品管理」。

物件的登錄（衛爾康醫學史博物館的入藏登記登錄）大約 1917 年開始實施，且徹底地持續運作。但是並非所有物件都有它的詞條。例如，A123128 號公山羊頭鼻煙壺就沒有紀錄。許多編目是可以追溯的——當詳細資料可能已經失佚時，編目在物件被買入後仍使用多年。但是，這只鼻煙壺確實有詞條載於另一份歷史檔案文件：二十世紀中「薄薄的盤點卡」系列，對館員的作用是快速的參考資料。這些編目卡包括基本資料（圖 5）和這只鼻煙壺的徵集來源：它是在 1932 年收購於拍賣會，就像大多數衛爾康藏品一樣。

圖 5：A123128 號公山羊頭鼻煙壺的歷史檔案文件。衛爾康圖書館內的盤點卡

以早期衛爾康醫學史博物館的入藏登記登錄中的一項詞條為例，我們必須看另一項物件：A636076，羅馬陶製子宮模型（圖 6）。這塊看似不起眼的陶器已經兩千歲了，原本是被放在神廟中，作為祈禱的奉獻祭品。它極有可能是祈禱者用來祈求生育能力、分娩順利，或者從生育相關的疾病中復原。這個子宮前面的塊狀物與隆起的皺摺應該是在表現分娩時的子宮收縮。我所喜愛的是這個物件的人性面；它跨越千年時光告訴我們關於對分娩的希望和恐懼，讓人感覺彷彿它昨天才被放在神廟裡似的。對我而言，這是一件抓住了衛爾康藏品獨特之處的物件。

接著審視這件編號 A636076 子宮祭品的登錄詞條。圖 7 顯示原本的入藏登錄詞條，記於 1929 年。這項物件以一種舊格式的入藏登記號碼 37527 列入名單。從 1914 年到 1970 年，衛爾康醫學史博物館使用幾種不同的入藏登記號碼格式，於是許多物件有著一種以上的編號格式。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物件沒有徵集的詳細記錄。有可能是因為它的詞條是徵集後一段時間才加上去的，而且當時這些詳細資料已經不可考了。這整個系列的號碼暗指，這些沒有詳細記錄的羅馬子宮祭品可能當初是被一起徵集入藏的。

圖 6：羅馬子宮祭品，陶製子宮。藏品編號 A636076（衛爾康圖庫 L0035938）

圖 7：A636076 號入藏登錄詞條，羅馬陶製子宮祭品。這個物件以之前的號碼(A) 37527 登記者。（衛爾康圖書館）

- **1970 年代移至倫敦科學博物館期間的重新編目**

1970 年代決定將衛爾康藏品移至倫敦科學博物館的時候，關於這批藏品仍然有

許多未明之處。沒有人真正知道每件東西是甚麼，而且有許多包裝的木箱還放在倉庫尚未拆封。這個移轉過程包括了一項大規模的評估和重新編目的專案執行。這個專案決定重新編目每一件藏品，從使用任何存在的檔案文件開始著手這項任務。當時參與此計畫的館員記下關於這整個過程的迷人之處，描述這個重複性工作的挑戰，寒冷到令人打冷顫的庫房狀況和神祕的物件。這個專案有高達 22 位使用參考資料的臨時編目人員加入，還有學科專家在一旁作適時的協助。他們採用一個結構性的過程，包含研究、編目、攝影、為物件編入藏登記號碼，最後搬移到倫敦科學博物館。我最津津樂道的統計數據是引用自當時的館員，就是這個任務花費他們相當於一位編目人員連續工作五十年的時間來完成這項專案。這確實是項成就！來自於 1970 年代製作的紙質編目卡上的數據資料，如今成為 MIMSY XG 資料庫記錄的基礎。雖然自從那個時間起，許多記錄的完整性有陸續得到改善，但是仍有些藏品的紀錄只有 1970 年代重新編目時的基本資料。

- **物件出處與「A600,000 編號問題」**

因此，今日這批典藏有完善的編目記錄，但是仍然存在著與檔案文件有關的挑戰。一個特別的問題是在於，如何使館員和研究者能更容易接近藏品的出處資訊之上。

在倫敦科學博物館資料庫內，有些物件有出處資訊（記載物件怎麼被徵集的詳細描述），但是其它的卻沒有。在有些藏品案例中，例如奉獻用的陶製子宮，其出處完全不曉得。然而，對其它物件而言，它們的相關資訊存在於已有歷史的衛爾康圖書館記錄中，但是在 1970 年代，倫敦科學博物館的登錄人員是無法取得的。從老舊檔案文件中尋找物件出處資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有很大比例的藏品在被移轉至倫敦科學博物館的期間，被編上新的人藏登記編號了。

過去衛爾康的博物館已經使用過好幾種不同的編碼格式，在轉移藏品至倫敦科學博物館的期間，倫敦科學博物館做了明智的嘗試，把編碼系統標準化。他們只給所有衛爾康藏品一種號碼 --- 所有號碼都以字首 A 開始。於是一系列新的號碼，從 A600,000 開始，編給了任何一件以前沒有被編目的項目，也編給了任何已經有不同格式之入藏編號的物件。

1970 年代的重新編目工作有很好的成效，創立了標準化的物件集合，但是四十年之後卻也無意間製造出一些問題。現在若要去吻合一個被重新編目的物件在衛爾康圖書館和倫敦科學博物館儲藏室兩處的資訊，我們必須知道兩組編號：新的倫敦科學博物館 A600,000 格式編號，和舊的衛爾康編號。但是這兩套編號系統並沒有達成系統性的一致性。這是個很大的問題。而且，若是我們採信萊特 (1986 某著作) 的說法，認定當年曾經一度達成過一致性的話，那一致性也早在多年前

就消失了。

館員們私底下稱這個問題為「A600,000 編號問題」，而且對於試圖去瞭解藏品的館員和研究者來說，這是個極大的挑戰。如果研究者想要找一項 A600,000 物件的出處資訊，目前這項工作需要許多館員人力投入才能做到。我們必須用手動的方式交錯查詢許多記錄類型，並且細心探查。研究者無法輕易地自己完成這件事。那麼，A600,000 編號是個多大的問題呢？很難估算出有多少物件已經被重新編號，不過，就我們的「土醫」展來說，其中佔 66%（497 件中有 312 件）的展品重新編號過。所以，假如這個比例數字在整個典藏中具有類推的代表性的話，這就是個相當大的問題了。

於是，目前我們正在處理的文獻紀錄，在有些狀況下是分開在衛爾康圖館和倫敦科學博物館兩地。但除了這點，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在 2016 年的今日，我們對於所有與衛爾康典藏相關的文獻紀錄有著更為清楚的概觀，遠勝於 1920 到 1960 年代在衛爾康醫學史博物館內工作的人員，甚至是 1970 年代的倫敦科學博物館編目人員。當初的臨時編目人員無法對歷史紀錄有一個我們今日所具備的有序的概觀。而且，從這些紀錄，我們可以找出大量的資訊，關於當初誰向衛爾康收購藏品，我們的藏品又是從哪裡徵集來的，以及是否這些藏品後來又被移到其他博物館。

未來在重新整合被分開的文獻紀錄，並且瞭解更多特定物件之歷史的這方面，在未來還有進步的可能性。衛爾康圖書館已經保存了所有歷史性的藏品文獻紀錄的複本。因此，它保有所有的記載著物件入藏記錄的入藏登記簿和盤點薄紙卡。加上，現在在圖書館中衛爾康公司的商業檔案，連同博物館本身的通訊文件也開放給研究者，所以這項材料對於研究者來說簡直是充滿訊息的寶藏。儘管如此，過去那些沒有編目的檔案也將要呈現於世人，提供藏品新的資訊。這件事是我和我的同事們在近期內想要改善的。在我的演講結論中，我還會回到這一點加以說明。

5. 管理存放在布萊斯屋的藏品

現在我要討論的是衛爾康藏品的實務上的庫房管理。絕大部分的衛爾康醫學藏品和倫敦科學博物館的永久藏品一齊被存放在倫敦的布萊斯屋（除了尺寸超過一立方公尺的物件被存放在倫敦科學博物館鄰近於溫斯頓的羅頓分館的庫房）。布萊斯屋位於倫敦中部，靠近肯辛頓奧林匹亞。這棟建築物開放於 1903 年，是當時的英國郵政儲蓄銀行的總局，但是自從 1960 年代起，它被重新運用成為倫敦科學博物館、維多莉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A）和大英博物館的藏品庫房。倫敦科學博物館在布萊斯屋存放大約 350,000 件藏品，其中 120,000 件是衛爾康的藏品。

只有相當少的館員駐守在那裏，以極小化藏品與人類的接觸。所有在布萊斯的人員構成了不可或缺的保存管理角色：

- 五~六位藏品保存人員；
- 一位庫房近用協調人員---協助內部申請和近用藏品的研究員；
- 三位藏品運送人員---負責藏品移動；
- 一位風險管理者---負責風險管理；
- 三~四位成員的藏品攝影小組；
- 藏品協助小組（成員數量依專案而定）---協助藏品搬運、庫房查帳、核對實體位置與資料庫位置、改善標記與庫房狀況。

倫敦科學博物館和衛爾康的策展人員需要進行藏品研究時就可以到布萊斯屋。我的工作就包括每隔幾週到布萊斯屋，協助衛爾康的策展人員取用藏品以供展示研究之用。我接受和倫敦科學博物館館員一樣的訓練，並且在庫房時遵循他們的藏品管理程序。

這個建築物是一個大型開敞式的房間和小型房間的組合。衛爾康藏品佔了大約四十個小型房間，依藏品類目分組存放。有許多件藏品存放在地下室，那是以前銀行存放現金的地方！藏品主要是依照1970年代轉移期間的種類區分（例如藥學、公共衛生、牙醫學、古典和中古世紀的材料），被分組存放。將類似的藏品存放在一起是重要的，為了維護特別材質的最佳貯藏狀況。

適當的貯藏狀況是良好的預防性保存的必要性的一環。良好的預防性保存係指將我們的物件維持在盡可能最好的狀況下，並且避免惡化。對藏品而言，布萊斯屋是個良好的環境（即使在冬天，這個環境對人而言並不是那麼好），---厚磚牆幫助維持溫度的穩定，窗戶用安全屏障封住，同時避免任何光線射入。藏品是這樣被貯藏的，因此它們是在這棟建築物能提供的最好環境中。這個「環境」由倫敦科學博物館的保存與藏品照料小組，以放在整棟建築物的每個房間內的溫度與相對濕度數據記錄器加以監控。假如溫度與相對濕度的波動幅度超出預先設定的範圍，記錄器會給保存與藏品照料小組一個警告信號。多數存放醫學藏品的房間只依賴被動性環境控制---也就是，由建築本身提供緩衝。然而，某些種類的藏品需要較嚴格的环境控制，而這些房間的環境會以空氣操控裝置進行主動性控制。主動性控制的藏品，包括醫藥箱、外科塑料和人體遺骸，由於特定因素的危害，可能還需要減低空氣流動，或者溫度與相對濕度較小波動範圍的維持。

作為「全面性蟲害管理」(IPM) 策略的一部分，所有貯藏區域都需時常清潔，並且使用有黏性的誘蟲器監控。誘蟲器會經常被檢查並被記錄捕到的害蟲。緊密的監控意味著任何蟲害問題都可以更快地被找到。為了確保數據的連續性，誘蟲器和監視器都被放置在房間內同樣的位置。為了這個理由，館員會避免移動這些

設備，讓它們留在原處。為避免吸引害蟲進入這棟建築物，博物館員不能在任何一個貯存區飲食。

在房間裡有多種適合存放不同種類藏品的儲藏家具。大部分包含的組合有：

- 金屬架子，用以放置大型的藏品於開放式的架上；
- 封閉式的玻璃金屬櫃，用以放置大型藏品於架上；
- 有多種滑動托盤的櫃子（放置小型的藏品）；
- 有水平式滑動抽屜的金屬平面櫃（放置大件平的材質，例如印刷品或地圖）；
- 非常大型的藏品被直立地放置在較低的基座上，並置於地面。如果發生了災難，基座可以提供保護使藏品免於地面淹水的波及。

圖 8：羅馬陶製子宮的主體部分，存放在布萊斯屋開放式的架上。

圖 9：衛爾康古典和中世紀的藏品，存放在布萊斯屋封閉式櫃內部的托盤內。

圖 10：古代封信章和印鑑的收屜，存放在有 **Plastazote** 材質橫條的托盤內。

（2016 年 10 月，作者攝）

所有的架子和托盤都放著 **Plastazote** 材質橫條，**Plastazote** 是一種惰性氮發泡聚乙烯泡沫。每一種儲藏家具都編上號碼，讓我們可以把一件藏品放在個別的架子或托盤上，放入特定的儲藏間或櫃內，以及某個房間內。這個編號系統讓我們可以把一件藏品準確地安置在建築物中，例如，一號室，二號儲藏間，三號架子，藏品編號 **45678**。作為識別的主要方法，藏品也被標記上入藏編號。就衛爾康典藏部分，大多數藏品的編號是在 1970 年代藏品移轉期間標記上的。藏品標記的方法依物件的材質而定，但是使用的方法一定要是對藏品有安全性的、可逆的、不顯眼但是要看得見的，而且方便使用。絕大多數的藏品是以墨水標記在 20%濃度的丙烯酸樹脂 **B72**（**Paraloid B72**）溶液（溶解於丙酮溶劑中的丙烯酸聚合物）的屏障層上面。再把 20%的丙烯酸樹脂 **B72** 調入白油精（**white spirit**），在標記上塗抹一層以為保護。織品類的藏品則縫上杜邦的泰維克（**Tyvek**）標籤，而有些衛爾康藏品仍有著一種較舊式的打孔式鋁製標籤。紙質物件則以 **2B** 鉛筆標註。為了讓辨識更容易，藏品也用未經漂白的棉質膠帶綁上未固定的紙質標籤。這個紙質標籤提供了地點、標題的基本訊息、描述、日期、製作者、來源。當房間被審計時，標籤會被更新。

倫敦科學博物館的 **MIMSY XG** 資料庫被用於藏品管理，也用於藏品訊息。這個資料庫有用於風險管理、藏品狀況、借出、物件移動和保存紀錄的模組。這些部份主要由倫敦科學博物館館員使用在其每日的例行工作上，因為他們負責藏品借出管理、執行狀況評估、庫房審計和保存工作。在我日常近用藏品的工作中，我主要使用的是風險活動，為了評估可能出現的任何危險。在醫學藏品中有許多種可能性的危險——包括實物的危險（重／尖銳的物品）、致癌物（石棉）、放射性的

材質（鑄漆）和有毒物質（溴化甲烷、鉛、汞、砷）----所以良好的藏品管理是必要的。在接近任何藏品之前，館員必須檢查風險紀錄，如果有必要的話，會進行「初步的石棉風險評估檢查」（PARAC）。所有的工作均依照「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去最小化對館員和研究者的危害。某些藏品庫房採取限制性的近用，因為有危害物。除非另有說明，我們會假定有危害出現並且依照標準作業程序行動。當你持拿任何藏品，穿戴防護用具（PPE）（包含乳膠手套）是必要的。

「人體遺骸」也在嚴格近用和被莊嚴尊敬對待的狀況下被存放著。近用和使用均會受到管理，依據的是英國法律體制（英國人體組織管理局法規）、相關的倫理體制（ICOM 2005、英國博物館協會倫理守則，和倫敦科學博物館與衛爾康機構的人體遺骸政策）。倫敦科學博物館對於所有材料的保存與對待都根據 HTA 規則，不分年紀，基於倫理的因素所有的近用申請都需要經過策展人員的同意。衛爾康信託前不久也執行了人體遺骸歸還的工作。

6. 衛爾康展示的藏品管理

我現在要談的是，關於我們為在衛爾康博物館製作的特展所做的藏品管理流程。為我們的展覽所做的藏品管理，和我已經討論過的，為庫房藏品所做的管理，有許多不同之處。衛爾康博物館時常向其他機構借展品以製作展覽。我們利用存放在布萊特屋的醫學藏品，同樣地，也向英國和世界上其他的機構借藏品，當它們適合於我們的展覽敘事。借入的數量隨展示種類而定；有些是向多個機構借展品，有些則是主要向一個典藏機構借展品。但是大多數是會涉及到外部借展品，因此這表示為了向對方借展品，我們必須遵從借展品者的要求----包括陳列方式、環境狀況、保存和運送方面的要求。

展示廳是在展覽之間的一個空曠的骨架，而且每個特展都是「由下而上徹頭徹尾」（'from the ground up'）的設計 ---- 從臨時牆面到展示櫃都有。通常展示櫃必須是量身訂作的，為了特定展品的需求和尺寸大小而設計的。但是我們會確實力求再利用這些展示櫃、基座、框架、包裝和裝箱材料，讓展覽更為環保。我們訂製許多新的展示櫃，儘可能堅固的且能適用於英國政府賠償方案指導條例和保存等級標準。展示櫃有可調整的底輪、安全罩、可重複噴漆的金屬腳、以便氣候控制和更換內部覆蓋底座的織品之用的隱藏式凹形空間。使用木質框時，會使用中密度纖維板（zMDF wood。譯者按：臺灣稱為「密迪板」）製造的，並於表面塗上密封劑（Moistop or Marvelseal）以確保符合藏品保存標準。幾乎所有的上框和安裝都是在可以施作的現場進行，同時較小的和較常使用的相框目前是存放在我們的保存展覽庫房。衛爾康博物館也前瞻性地挑選和鼓勵我們的設計師、承包商和施作專家們要詳細說明他們在環境友善方面的實際做法，減少垃圾並且盡

可能地回收再利用。

我們在第一展示廳的特展於一般情況下會展出三到三個半月時間。三個月時長的規劃是因為這是一般同意的展品借出期限。一般機構比較可能同意借出它們的敏感材質藏品展出達三個月之久，不可能同意更長的時間。我們只會把藏品借來做短期的陳列，並不是長期的展示，而且會據此規畫我們的狀況。展覽團隊會隨專案而不同，但是通常的組成是：

- 專案經理---確保展覽按照時程表並在預算內成功地完成
- 策展人員---發展展覽的內容和敘事
- 共同策展人員（外部）---將學科專業帶入團隊
- 登錄人員／展品借貸協調人員---聯繫外部的借貸者、管理藏品借貸和確保作到借貸者的要求事項
- 展示廳經理---管理展覽製作和展示廳環境。監督安裝技術人員和外部的承包商（設計、視聽設備、燈光）
- 保存人員（衛爾康圖書館）---確保符合保存標準
- 展覽設計師（3D、2D 和燈光）---發展素材的設計
- 展覽技術人員（外部）---有經驗的藝術品持拿人員，負責把藏品安裝於展示中。
- 視聽技術人員---安裝與維護視聽元件。

對於每個展覽，衛爾康展覽團隊都會去審視其展覽的類型，規劃需要準備到位的程序。當需要借貸展品，登錄人員或展品借貸協調人員會考量展品的運送和展示方面的實務狀況。他們會思考這需要甚麼樣的材料和環境狀況？展品需要放在展示櫃中，亦或作開放性的陳列？這件展品可以和其他物品放在同一個展示櫃，亦或由於可能的危害，它必須被單獨陳列在自己展示櫃中？保險、運送、海關文書工作和法律規定有哪些？還有任何特別的保存方面的憂慮嗎？

有時候也會對整個展覽施以特別的藏品管理。例如，我們即將開展的「製作自然」，是個有關人類和動物之間關係的特展，其將要展示許多動物和鳥類標本。這種材質在展示環境、危害和潛在的害蟲出沒方面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們尋求外部的保存諮詢。我們的展覽登錄人員，艾瑪史密斯，已經確認有一套適當的全面性害蟲管理（IPM）準備就緒，包括確認每一件借來的物件在送去做害蟲跡象檢查之前，都經過徹底的保存評估。當展品是借自於私人的借貸者時，這項工作尤其重要，因為這些私人借貸者並沒有達到博物館標準的藏品管理實務操作。他們既不可能經常檢查展品是否有害蟲，亦或知道要查看那些跡象。因此，我們的團隊需要建立預防性措施以確保所有展品在運送之前都經過保存人員的檢查，並且在到達我們的場地時要進行檢疫隔離。這個措施意味著我們減低了展品抵達時帶來活躍性害蟲出沒的風險。倘若最壞的情況發生了，展品確實有害蟲，那麼這件展品

將會被控制隔離，而不會讓其他展品也置於風險之中。

- **展品安裝流程怎麼進行？**

接下來要談的案例是我本身參與的展覽---我們的最近在衛爾康博物館展出的「這是聲音」。在這個展覽專案中，我的工作為借展品的臨時借調和協調，以及管理展品的安裝和卸展，並且有來自我們的編目人員，羅莎琳達帕默，的專家挹注。

「這是聲音」特展是由芭芭拉·羅德里斯格·穆諾茲策展，於今年四月至七月期間，達到 76,577 參觀人次。它追溯著我們個人聲音的質量。這個展覽的呈現就像是場透過聲音的旅程，是個豐富的聽覺與視覺的探析，混合了當代藝術作品和借自大約二十五個機構（十個在英國，十五個在其他國家）歷史物件。

作為展品借貸協調人員，我的工作為與運輸代理商和出借機構討論，以規劃製作運送和安裝的時程表。當展品和借貸者的代表人即將到達現場，以及和每件個別的展品將要安裝進展覽時，這些機密的文件檔案都要安排出時程。展品安裝計畫的制定要根據展示廳的個別布置，找出最有具時效性的時程表，因此每個展覽的安裝計畫都會不同。

出借者可能會要求幾位他們的工作人員---稱作「押運人員」---跟著展品一起旅行，以監視安裝過程，亦或可能決定他們的展品可以在沒有押運人員跟隨的情況下旅行。在運送借展品方面，衛爾康雇用一家美術品運輸公司以確保有安全的國際運輸服務。當抵達衛爾康博物館，押運人員會在幾位衛爾康館員的陪同下，檢查展品的狀況。在此，我所負責的是監視狀況檢查和物件的安裝，以及安排爾康展覽團隊的成員與出借者的押運人員一起檢查狀況。出借的機構會準備一份詳細的評估，說明展品離開他們的機構之前的狀況。出借和借入機構兩方都要檢查這份報告書，並且共同地同意所報告的展品狀況。這份報告會當作一個基準狀況，在展覽期間，任何不同於此基準狀況的改變都要被記錄下來。押運人員會監視展品被放入櫃子的經過，檢查震動警示器、環境監視器，或者為了環境緩衝用的乾燥劑。接著他們會看著櫃子上鎖。就沒有押運人員的展品，出借者會隨展品附寄一份狀況報告書。這份狀況報告書會由衛爾康的館員檢查，並由我們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安裝。我們與衛爾康圖書館的館員有著密切的合作，他們的保存人員會幫忙監視整個安裝過程。我們確保環境緩衝和燈光水平都會符合出借者的要求。

為展品的臨時安裝作藏品管理時，最重要的是計劃：你會工作於一個節奏十分快速的環境下，為了追上完成期限，而且你必須徹頭徹尾維持一個非常高的標準。不可避免地，有時候必須要有應急方案：紙上計畫的組織工作可能無法實際運作於展示廳，亦或展品可能延遲抵達或者（幾乎不可能！）在運送中損壞。但是難以置信地，當在開展晚會看到完成的展覽，和知道由於你的投入，展品得以安全

地陳列讓每個人欣賞時，你是感到滿足的。

當然，開展之後，藏品管理工作還沒有結束！你必須繼續監控環境，回應任何問題，並且繼續聯繫出借者以安排撤展和歸還行程。在展覽結尾送借展品回家也是令人感到滿足的。當展品已經送回到「家」，我接到借展者寄來的電子郵件，感謝我們給予他們的藝術作品和物件良好的照料時，我真感到高興。

7. 結論

我今天談了不少衛爾康在藏品管理方面面臨的挑戰，包含我們藏品在地緣上過度分散以及檔案紀錄方面的相關問題。做為結論，我想就我們在強化藏品資源整合方面的未來進步空間，講幾句話。我之前有提到過，我們的物件和藏品散佈在多家機構中，其中主要包含倫敦科學博物館以及衛爾康博物館，但我們同時亦有物件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約 150 家的其他機構。衛爾康博物館的網路圖像庫中有著許多物件的圖像紀錄，即便這些物件現在並不在典藏中。有時候，若有人問：「這項物件還在典藏中嗎？」我們也感到難以給出明確的答案。特別是我們藏品的編號曾經經過變動，例如我稍早已提過的 A600,000s 編號問題。

有兩件事情可以提高物件檔案紀錄搜索的速度。第一個方法是把物件的舊編號不只存在館員的內部編目中，同時也把它們植入到倫敦科學博物館公開的線上編目內。這會讓一般民眾能夠更容易地透過倫敦科學博物館編目上的資訊來利用衛爾康圖書館的檔案資料，反之亦然。第二個方法會是個比較大的工程：我們可以開始把衛爾康圖書館的歷史藏品紀錄給數位化。如此一來，可以幫助那些離衛爾康圖書館較遠，不容易親身來館裡的民眾，也能更容易地搜尋和利用我們的資訊。尤其是對那些超過 150 間收藏著以前的衛爾康物件的博物館而言，它們能夠更容易地檢索我們的紀錄，以對照它們自己的紀錄。資源的數位化，不只能夠讓無法親自來參觀博物館的人也能了解我們的藏品歷史，同時更能夠讓我們克服實體陳列館的限制，拓展在不同的範圍內敘說故事的潛力。例如，我們可以談物件的分類，或是視覺化地呈現大範圍的跨國藏品徵集的故事。透過這樣的處理，我們或著可以分析出一些模式，哪個時間點上某些項目類別開始被收集，而從哪個時間開始，其他項目不再被視為有價值的藏品。若容許我們更有野心一點，我們最終甚至可以幫曾經是衛爾康典藏的上百萬個物件完成「數位統一」，在數位平台上整合一切資訊。這是讓人興奮的一項未來挑戰。

多數的藏品工作發生在幕後，我們觀眾看不到的地方。但是從我們在衛爾康博物館的經驗來觀察，觀眾其實對於這些幕後工作有著很高的興趣。換句話說，我們的觀眾對於博物館在“做”的典藏工作和展示的典藏本身一樣有興趣。因此，我覺得博物館十分有必要對觀眾傳達「良好的博物館藏品管理」的重要性，因為藏品

管理是重要基礎，以建立容易理解，且具有意義的典藏。最後這一點也是我在今天最後想跟大家分享的。我願意鼓勵所有典藏管理人員去積極地思考，怎麼對觀眾呈現他們的工作內容。英國的博物館正在越來越多地向民眾呈現他們的典藏工作內容，例如透過寫博物館「幕後花絮」部落格、在社群媒體發文，或甚至把這些資訊整合到展覽的主敘事當中。以我老家劍橋的費茲威廉博物館 (Fitzwilliam Museum) 最近的「顏色」展 (COLOUR) 舉例，他們便跟觀眾分享了他們在中世紀手稿上所做的新式保存手法。可以說，他們從幕後走到了幕前！

衛爾康博物館以及倫敦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同仁們希望所有人都能夠享受亨利衛爾康的非凡的典藏，無論是曾經製作過或使用過類似物件的人士，或著是純粹好奇的觀眾。我們的觀眾能提供我們關於這些藏品的各種新故事，讓我們以新的方式來認識我們自己的藏品。同時，就是良好的藏品管理，讓我們得以製作出民眾想要來看的展覽。若沒有藏品管理，是不可能做出民眾想看的展覽。我們將藏品保管在環境安全而且適當的庫房中---不虞蟲害和其他威脅的環境。我們維護著讓物件更有可及性(無論是親身參訪或是透過數位)的資源，藉由提供正確的資料庫紀錄，物件標記，以及物件照片。我們細心地運輸和安裝展覽中的物件，來確保觀眾能夠快樂地欣賞物件，並在參觀後能感到有所啟發。這就是我們衛爾康的藏品管理之道。我們致力於確保藏品能夠被用在當下，能夠對今日的觀眾有所啟發。我們同時也確保藏品能夠被妥善保存到未來，啟發明日的觀眾。